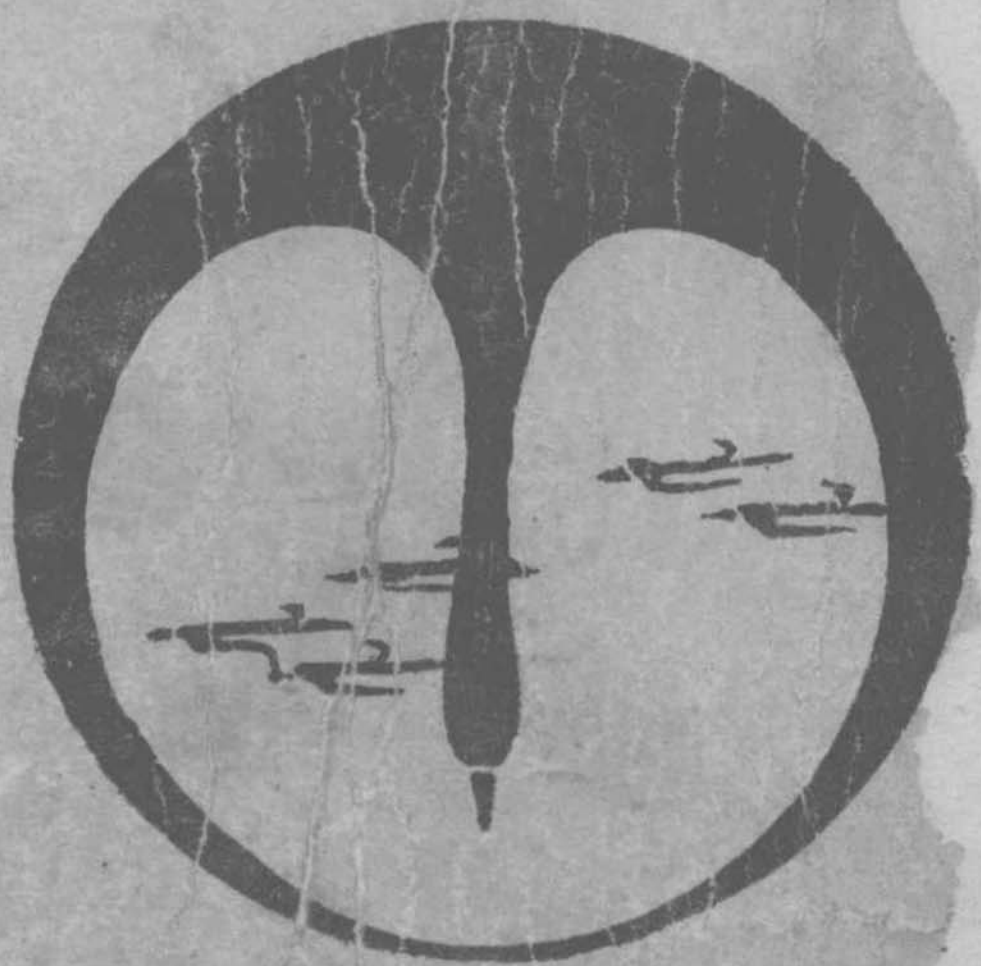


#815.2

276

荒服鴻飛記



小說世界叢刊
記飛鴻服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說世界叢刊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蔡元培先生謂此書宗旨、『頗以自由戀愛、在一種環境中、殆不免於痛苦、而以父母教育子女之義務爲歸宿、』實爲有關現在時代之作、青年之良好讀物也、

▲一冊定價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

荒服鴻飛記目錄

卷上

- | | | |
|-----|----------|----------|
| 第一回 | 走絕域雙俠探龍潭 | 泣窮途孤雛陷虎穴 |
| 第二回 | 探囊拏篋鬼蜮行爲 | 拯弱扶危英雄肝膽 |
| 第三回 | 撒釵環喬裝避偵緝 | 施縲絏妙計脫繒羅 |
| 第四回 | 甲帳驗創言僞辭辯 | 軍符入手室邇人空 |
| 第五回 | 破慳囊隊長買嬌妻 | 擲炸彈哈沙驚惡黨 |
| 第六回 | 炸大營偵騎追逋客 | 賺軍馬俠士驗兵符 |
| 第七回 | 古屋人移歸鴻戢翼 | 霜林月上流彈驚心 |
| 第八回 | 逞武勇徒手殺追騎 | 叩行藏溫言慰弱女 |

第九回

黃金散去拔谷歸心

旨酒儻來慕圖落魄

第十回

仰鳩毒魂歸離恨天

劫汽車議進德國府

第十一回

奮神威哈沙懲惡黨

聞衷曲俠士斬情絲

第十二回

屋頂運籌謀救蘆雪

室中獻俘智賺蘇琪

第十三回

孽子逃生哈沙得寶

良朋潛跡俠士驚心

第十四回

赴急難老俠建奇功

埋遺蛻旅人慰毅魄

第十五回

就征途吳德溥卻敵

謀暗殺伊士梅遭擒

第十六回

仗大義哈沙誅梟獍

試鹹梅傑密作羹湯

卷下

第十七回

杏核香分深情惓惓

歸程雪阻鄉夢依依

第十八回

墜綺障畸人靚豔遇

罵玉郎怨婦泣終風

第十九回

探險謀隔窰聞密語

呼將伯遠道發徵書

第二十回

趨劍陞告變入深宮

拾杏核追蹤來伯邸

第二十一回

喋喋巧言深藏妬意

睽睽慧眼智識喬裝

第二十二回

識行藏複室救蛾眉

謀革命朱門集狐鼠

第二十三回

引虎入門伯爵授首

繼蛇歸壑罪魁潛蹤

第二十四回

情切切倚懷傳密意

恨絲絲雪涕聽驪歌

第二十五回

風高月黑魑魅弄人

幣重言甘虎狼效順

第二十六回

散黃金蘆雪就歸途

憑綠印哈沙談聖蹟

第二十七回

宣揚神祕山賊朝元

識透玄機英雄受縛

第二十八回

護聖靈有意敢流言

踰綠印無心干衆怒

第二十九回

懲異教俄黨入牢籠

判死刑哈沙定信讞

第三十回

傳命令細故怒黃巾

決從違高山揮白刃

第三十一回

脫繯綫俠士仗哈沙

墜巖崖奸人歸黃土

第三十二回

綠印有靈頭顱無恙

歸鴻嘹唳遠樹葱蘢

第三十三回

返祖國孤女涉重洋

探密約雙雄返大漠

荒服鴻飛記卷上

第一回

走絕域雙俠探龍潭

泣窮途孤雛陷虎穴

莫斯科自政變以後。政治臧否。我們稗官家也不敢妄肆月旦。只是一般不肖黨徒。藉着赤幟威嚴。假公濟私。很做下些不公不法的罪孽。遂致安分良民。平添許多恐怖。日日重足而立。誰都不能預定自己的運命。第一件驚心動魄的。便是緹騎逮捕罪人的慘厲呼聲。簡直似霜原狼嘯一般。聽着令人毛戴。這一天有條荒涼寂寞的街上。忽地又飛起這一種聲浪。一般土人聽慣了。知道又是他們新俄羅斯的主人翁來了。跑着路的。便格外加緊一些。離家近的。都躲了起來。恐怕橫受株連。只有兩個人。却站住了。這兩個人雖然都擁着俄國式的重裘。軀幹也同俄人一般的魁偉。只是雙眸炯炯。步履如飛。又不像是土著。其時正在隆冬。寒威凜烈。凍雲低壓。不露一線陽

曦。積雪裏。堆着許多餓死貓犬遺骸。景色分外淒慘。是時風聲剛息。他兩人靜聽一回。忽然望見街盡頭拐角地方。飛也似跑過一個人來。緊跟着又追過十多個人。就中夾着兩三個抗鎗穿赤衛軍裝束的人。他們恐怕惹禍。閃上一家門口臺階。那臉色蒼黑的壯士。失聲叫道。咦。怪哉。前面跑的不是一個女子麼。這兩句話還是流利的俄語。却是詫異的語氣。並不顯一毫恐怖。本來不肖黨徒幹那殺人越貨勾當。俄國陪京中人。已屬司空見慣。只是今天眼瞧着十多個人。欺凌一個孤身弱女。不覺動了這位壯士的惻隱之心。但是他那同伴。只把皮冠往上推了一下。還是沈吟不語。這時候。那女子離壯士站的臺階只剩三十多步。還想躲開那夥追兵。只是究竟是個女子。並且已經力乏。不由自主。脚步漸漸地慢了下來。只急得他玉容黯淡。珠淚晶瑩。虧得一眼看見臺階上站着四個壯士。知道是俠義男兒。兩道似怨似慕的秋波。便直射過來。大有乞援之意。叵耐兩膝打戰。冰雪又滑。雖然拚命掙扎着。到相離兩三步地方。脚下一鬆。撲地倒下。他還忍痛匍匐到黑臉壯士同伴前面。抱住他兩膝。用英語哀呼。求那人救他。那人也用英語問道。你不是

俄國人麼。女子戰戰兢兢答道。不是。句我同你都是英人。求你千萬賜以援手。別讓那一班虎狼。刦了我。說着。呱的哭了。那人慨然道。姑娘你放心。快別哭。休息一會。保不定以後還有用着筋力地方哩。說話的當兒。那夥追兵已經趕到。只因俄人素性遲鈍。眼看着所追的女人。向兩個路人求救。估量這兩人的氣概。並不像是怕事的主兒。輕易不敢動手。站在一起商量了半晌。纔上前向那人索取那女子。那人忽地拔出一支極大的手鎗來。指着那夥追兵。厲聲道。不行。句你們快給我站開些。不要來打攪這位姑娘。俄人是服從命令慣了的。看見那人的氣派。不知不覺全隊向後倒退了一步。又唧唧噥噥商議了一回。纔有一個便衣偵探模樣的人。出來道。咱們不知道你是何人。好在隊長隨後就到。等他到來。自有方法。先拿這個女子。你也跑不了。講不定把你就地正法。也未可知。話猶未了。果然街盡頭。又有一個長大漢子趕來。穿着軍官服裝。相貌異常凶惡。楞着赤忽忽一雙怪眼。氣急敗壞。擠進人叢來。吆喝着那些人道。爲什不把那個女子拿下。句害我跑這許多的路。若不是看他貌美分上。就賞他一鎗托。還嫌輕哩。快快。句你們這一夥兒。

渾蛋。不動手還等着什麼。軍官講話的狂勁。簡直沒有把這兩位打抱不平的壯士。放在眼裏。這也是現在俄羅斯的慣例。軍閥的語言。全是金科玉律。誰還敢駁回呢。那些狐羣狗黨。看見他們隊長如此動怒。那裏還敢退縮。一擁而上。正想向地上抓那匍匐着的女子。那拿手鎗的壯士。搶先一手扶起那女子。女子機靈。一旋身。已顛巍巍躲到壯士身後。說時遲。那時快。壯士已一步攏到軍官面前。一手將他的胸襟揪住。接連幾揉。揉得軍官掙扎不來。然後用手鎗抵住他的右頰。喝道。住着。句賊奴。句你要明白這一個女子。可不是你們俄國子民。可以隨便受你們的凌虐。我知道他籍隸英倫。你們得鄭重一些。若是妄想魚肉國外僑民。有我在此。可不能許你。明白風色的。給我帶着你這一班狗黨。好好的退去。我也不同你們計較短長。不然這個便是我的警告。說着。隨手一揮。那軍官已經身不自在。踉踉蹌蹌。退下幾丈以外。倒在雪上。掙扎了半晌。方纔慢慢的站起來。氣得他鬚髮皆豎。暴跳如雷。嚷道。反了。反了。你是何等人物。敢於侮辱我們神聖的軍人。非拿你重辦不可。瞧着罷。兩位壯士聽了。不但不怕。反是一陣狂笑。笑得那女子疑惑起來。委

實估量不出他們是何國人民。在目今這恐怖的俄京中。有何勾當。俄國軍人的恫喝。是要實行的。緣何他們非但沒有恐懼的神色。反是這般狂笑。細看他們的容貌。就是黑臉壯士。却不像英國人。就是以他們的狂笑聲音而論。亦斷非英人態度。只是一件。聽了這一派笑聲。可以稍爲安心一些。因爲這笑聲裏含着沈毅正直的意味。不覺得信任心又進了一步。這時候。拿手鎗的壯士。已經又拿起手鎗。指着軍官喝道。別狂了。我勸你走罷。軍官楞着怪眼。厲聲道。怎麼。句你這小子想反抗命令嗎。這女子是我們主人選中的。你不肯把他交出來。便是叛逆。還當了得。壯士問他主人是誰。軍官冷笑道。你是什麼東西。敢於探問我們主人的姓名。講到權力。慢說我們主人。就是我蘇琪也有權力拿你。說着還把手拍着胸膛。壯士也冷笑道。恐怕你們的權力。不能侵犯他國人民的自由罷。軍官嚷道。誰說不能。誰還去承認別國的政府。瞧着罷。我們蘇維埃政府。正想混一寰球。不上幾年。全地球各國。都要歸我們管領。還要提尊重他國人民的自由呢。快別給我現眼罷。我勸你明白一些。現在世界全是憑我們勢力支配。愛怎樣。就怎樣。喜歡什樣。就拿

着走。誰耐煩去問這一件東西是那一個的呢。壯士見他那樣狂妄。再也按捺不住。把手鎗向他臉上衝過去。喊道。你認識這是什麼東西。蘇琪看見來勢凶猛。趕緊把身體向後一讓。虧得機靈。險一些沒砸着眼珠。他們對於懦弱平民。固然會狐假虎威的胡鬧。若遇見凶過他們的。一般也會順勢收科。所以站穩脚。又頓了一頓。洋洋的道。你不願意把這女子交給我嗎。好。我看你一定是一個貴族。不然就是資本家。現在暫且把他交給你。他住在那裏。我也知道。停一回自會去找他。不過暫且延期罷了。至於你這個漢子。句話還沒有說完。壯士搶着問道。你敢怎樣。蘇琪道。別忙。句我回去報告之後。我們主人自會來收拾你。壯士長笑道。我雖然不知道你主人是誰。只是勞你駕。給我傳一個口信去。若是他要來同我搗亂。我這裏給他預備一顆彈丸。送他上天去。呀。句想起來了。講不定你主人就是列寧也未可知。說着又把頭一搖道。不像。句他不是這種人。並且他也不在京城。總之。無論是誰。我準候着他便了。現在快給我帶着你的狐羣狗黨。離開此地。別站在那裏。惹我瞧着生氣。幾句話說得那夥惡黨。面面相覷。做聲不得。蘇琪却露出一絲得意。

顏色來厲聲喝道。你這厮敢於在我們俄羅斯莫斯科京城裏毀謗列寧大人嗎。壯士道。你聽得不錯。蘇琪道。好。句你不是討死嗎。我給你二十四小時的生命。說着又改口道。十二小時。句你是我們蘇維埃的公敵。應當格殺勿論。方纔你說的話。一定給你一句句達到重要人面前去。你候着聽信罷。壯士冷冷的道。好。句你就是這樣辦去。也教你們這一夥鼠輩。知道我們上等人的意旨罷了。句不要再麻煩。已經給你們打攪得夠了。再不走。要我用手鎗來攆。還是怎樣。說着又把手鎗指過去。駭得蘇琪帶着手下黨徒。往後退下去。直到十步以外。纔站住。又招集手下的商議方法。壯士趁勢帶着女子等。仍舊退上那家臺階。再看那夥追兵。只留下兩個抗火鎗像退伍兵士似的人。其餘都由蘇琪帶着退去。一壁走。還掉過頭來看他們三個。不一回。已經退出街外。壯士便也帶着女子等走了。走了幾步。掉過頭。向後一看。只看見留下來的兩個人。竟在六七十碼以外。緊緊跟着。覺得異常討厭。叫過同伴的黑臉壯士來。吩咐道。哈沙。你記着。到我們拐灣的時候。你可以想法閃入路傍一家門口守着。等他們追來。想一個方法引他們上別處去。俄國人傻。

或者還容易收拾。你明白嗎。說着遞了一個眼色。哈沙聽了。先是一笑。低低的答道。請萬宰之主放心。咱自理會得。那女子聽見這個名字。更加明白那黑臉壯士不是英國人。只是俠骨英風。雖不是同國的人。覺得同救他的那位壯士一般。可以信任得過。後來聽見哈沙叫救他的壯士萬宰之主。不覺又納罕起來。只是在這個死生一髮時間。也無暇細問。躊躇滿志。俯首沈吟。直到救他的壯士問他住址。纔如夢方醒。趕緊答道。敝寓離此不遠。一轉灣就是。這幾天。原也知道有人暗地看守着。不敢孟浪出外。只因絕糧已經兩日。不能不冒險出外一行。爲我們餬口計。不得不然。不料剛到此地。卽遇此險。我看見他們神色不對。原想趨行幾步。退還敝寓。不知道已經身入重地。若不是先生拔刀相助。小女子此時恐怕已喪非命哩。壯士道。姑娘尊寓中還有何人。女子道。只小女子同弱弟二人而已。壯士失聲道。啊呀。句怎樣只有你們兩個孩子。寄居在這龍潭虎穴裏面呢。女子聽見壯士叫他孩子。自己想。雖然有只有二十歲。經歷過這番艱苦。覺得已經不啻成人。不覺嫣然一笑。朗朗答道。先慈棄養已經多年。先君執業英倫銀行。頗荷行中信任。前數

年奉派來俄。主任莫斯科行務。小女子姊弟二人。隨侍東來。戰事起後。原擬即行西返。其時先君遽攫暴疾。風鶴之警日迫。先君促小女子等隨我國外交長官先行。小女子等因老父病危。不忍棄置。雖見國人絡繹就道。仍留此地侍奉湯藥。不幸昊天不弔。一月以前。先君竟歸道山。其時家中已遭劫掠數次。幸小女子事前先事預防。稍事蓋藏。姊弟二人。得以苟延殘喘。只是百物昂貴。房主似亦略有所知。事事加以侵蝕。原擬略事部署。仍思潛行返國。不意身未成行。而微末資斧。已經告罄。房主尙以告密恫喝。家鄉天外。姊弟二人。淪落時虞。怎令人不痛心呢。壯士道。姑娘的房主。可惡得很。我很想會他一會。只是姑娘現在還想還國嗎。女子撫心蹙額道。我們身陷絕域。雖知道阻且長。却無時不作首邱之想。環顧此地。室無炊烟。虎狼盈野。益動鄉思。只是在此衣食尙虞有不給的時候。怎敢作此奢望。吾弟自先君去世以後。即行臥疾。日昨始稍痊可。若今日小女子稍有不測。弱弟誼篤天倫。恐即不起。壯士聽了。也自黯然。又問道。姑娘打算怎樣脫身呢。女子淒然道。現在此種計畫。已經付諸泡影。前此亦曾有此計畫。但十數日來。糊口尙且不給。何況

更敢妄想。在饑來驅人的時候。眼看着路上饑民。爭啖死馬遺骸。恨不能插身其間。就他們乞一殘骨。這饑驅的景況。唯身歷其境者知之。先生衣食豐給。或未能詳悉哩。壯士道。飢寒的苦楚。我亦何嘗不知。只是不在俄國罷了。如此說來。無論怎樣艱苦。苟有方法。姑娘還想離開俄國嗎。女子顫聲道。啊。先生。請你不要將這種言語來哄我小女子。壯士皺了一皺眉頭。對哈沙道。哈沙。我們一準帶着他們同走罷。只是。句說到這裏。對女子道。姑娘走是一定同走便了。只是要受些驚恐的呢。女子還遲疑不定問道。真的嗎。壯士道。一定的。女子站在雪地裏。珠淚紛垂的問道。先生的盛意。小女子姊弟二人。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報。只是素昧生平。何忍以一弱女子。致長者歸途。平添許多艱險呢。壯士慨然道。方纔姑娘曾經乞援於我們二人。我們既經答應援手。現在姑娘危險未過。哈沙同我責任尙難告終。我二人作事。向來無半途中止之事。怎忍使姑娘再留險地呢。哈沙也接口道。萬宰之主的話不錯。現在我們已到拐灣地方。此間剛有一家門口。你們先走一步。讓我在此守候追兵。說着。在懷裏掏出一件東西。藏入袖內。女子從暮靄裏覷去。明晃